

師範教育體制下 兩種原住民學生的個別困境

師範教育体制における2タイプの原住民学生の苦境
Two Kinds of Personal Predicaments of Aboriginal Students Under
the System of Normal Education

採訪 | Yuma Makus

提起師範體制下原住民學生的適應問題，台灣師範大學汪明輝教授特別有感觸，並分享自己的求學經歷。汪明輝教授自稱是部落長大的野孩子，回憶起在阿里山樂野國小的時光，教授笑說，雖然當年部落一般家庭對於受教育並不重視，那卻是他最快樂、最無憂無慮的一段日子，而教授一口流利的鄒語，就是在當時打下的基礎。

山地班 制度性歧視反成文化保護

國中時，一位德籍神父安排汪明輝到嘉義市私立輔仁中學的「山地班」就讀。當時的山地班——「勇班」擁有自己獨棟的宿舍和教室，跟主校園甚至隔著一條馬路。對於處於

邊陲地帶的勇班，汪明輝教授抱持著樂觀的態度。他認為，制度性的歧視，不全然僅造成負面的影響，也會有正面的回應。這種獨立於其他班級之外的模式，形成一種「保護」的空間，在這之中鄒族的孩子能夠繼續說著族語，過著從前在部落的生活方式。

而後，汪教授的父親驟逝，使他放棄直升輔仁中學，選擇享有公費的省立民雄高中。少了鄒族同儕的陪伴，讓汪教授在學校沒有歸屬感，屢屢蹣跚出去玩耍。幸運的是，班導師並沒有放棄因為貪玩而成績不好的教授，而同學在得知教授家中經濟困難的情況之後，更是自動自發辦起募款，希望他繼續留在班上。回想起多年前收到厚厚一疊錢時的感

動，汪明輝教授說，從那刻起他決定努力用功，成績也從原本的低空掠過躍升成為全校第一名，更獲選為學校的模範生。

單一教育系統 易使學生迷失

然而，教授的求學過程並沒有自此一帆風順。聯考失常

讓他最後加分上了台灣師範大學地理學系。初次離鄉背井到台北求學的不適應、加分造成程度上的落差、語言上表達的困難以及文化上的隔閡、同學對於「原住民」的刻板印象，都讓教授不斷質疑自己的能力。教授坦承大學四年是他煩惱最多的時期，在苦悶的生活

中，也只能藉由格外傑出的運動和音樂補償失去的自信心。

直到大四考取預官時，在智力測驗、學科上亮眼的表現，才讓教授明白自己並非一文不值，而這個發現完全消除了他多年來自覺不如平地人的疑慮。談起求學所經歷的種種挫折，汪教授說，學習是一種適應過程，在這過程中，我們不斷地接收新的事物；然而在接收新的知識時，台灣單一的教育系統，卻讓原住民既有的價值觀成為一種阻礙，原住民學子們很容易對自己產生懷疑和自卑的心理，逐漸迷失方向。

兩種原住民學生的適應問題

在歷經許多人生階段後，教授選擇回到大學母校從事教職，並且擔任師大原住民研究社的指導老師。對於師大原住民學生所遭遇到的適應問題，汪明輝教授將原住民學生分為兩種來解釋。一種是空有原住民身分，而無原住民意識的學生，這些學生在語言溝通上並無困難，成績上也沒有什麼落差，然而他們從身分上得到的優惠，可能會招致他人的誤



師大原研社舉辦的「球藝盃」是北區原住民大專生的一大盛事。（圖片提供：台灣師範大學原住民研究社）



師大原住民學生可分為兩種，一種是空有身分而無原住民意識，身分獲得的優惠招致誤解，使他們逃避原住民認同。另一種則是在部落成長的學生，家鄉寄予的厚望、異文化的摩擦，造成了雙重壓力。





身為原研社的指導老師，汪明輝教授鼓勵社團將所學專業與部落做結合，帶動部落發展。

(圖片提供：汪明輝)

解，甚至成為一種壓力，這些壓力使得他們對於「原住民」的認同產生逃避的情形。

另一種則是在部落成長，來到都市求學的學生，他們則面臨環境給予的「雙重壓力」。這些孩子背負著部落中長輩們寄予的厚望；而在都市，與異文化的摩擦讓他們備感挫折，部落和都市兩種截然不同的價值觀造成拉鋸和矛盾，在他們身上顯而易見。汪明輝教授感嘆道，這類型的孩子們通常擁有很高的理想，希望能夠回到部落教書，卻往往因為成績不理想，無法取得師資培育的資格。

原研社 發揮溝通作用 成為求助窗口

汪明輝教授解釋，原住民和平地人的不同，不在於智力

的高低、不在於成績的好壞，更不在於能力的差距，而在於最根本上的文化底蘊、內涵，而文化本身並沒有優劣好壞之分。然而現行的制度卻忽略了加分對原住民學生心理的影響、文化上「質」的差異，一味地「量化」處理。原住民學生在平地人社會中往往因為成績不理想而被視為愚笨的、懶散的，然而補救教學、加分制度卻是倒果為因，無法真正解決原住民學子在學習中遭遇的問題。

汪明輝教授以師大為例，去年師大一百七十幾位原住民學生中，就有將近七十位同學休學、中輟或是延畢，然而學校並無設立專責的處室，也未提供原住民獨立的學習空間以及心理輔導的管道。在課程設計上，也沒有與原住民議題相關的課程，使得許多學生和自身民族的距離愈來愈遙遠。慶幸的是，師大原住民研究社發展得十分完善，能夠扮演與學校溝通的角色，讓原住民學生不至於求助無門。就像汪教授當年在輔仁中學的勇班一樣，原研社之於在異鄉生活的原住民學子來說，是一個充滿溫暖的避風港，更是許多學生關心原住民事務的起點。



現行制度忽略了加分對原住民學生心理的影響、文化上「質」的差異，一味地「量化」處理。學校無設立專責處室，未提供獨立的學習空間及心理輔導管道；課程設計未與原住民議題相關，使得許多學生和自身民族漸行漸遠。

鼓勵學生 學習自主、回饋部落

多年前，汪明輝教授也曾經是社團裡的一分子。提到師大原住民社團十幾年來的變革，汪明輝教授說，早期社團的向心力較強，現在社團的凝聚力則明顯變弱。他認為造成這種情況的原因有很多種，例如現在的社團並不具有強制性，學生能夠自由選擇參加與否以及投入的程度。汪教授也強調，許多具有原住民身分的學生缺乏部落經驗，不夠了解自身民族的文化，對原住民相關議題興趣缺缺，自然不會想要主動加入原住民社團。

雖然師大原住民研究社在招生上面臨許多困難，社團的成員們卻從沒有因為人少而放棄對原住民事務的關心。除了每週固定的社課之外，師大原研社近幾年在北區原住民大專生中表現十分活躍，每年舉辦各項校內、校際活動，例如「原住民母語歌唱大賽」及「球藝盃」，向來是北區原住民大專生的一大盛事。汪明輝教授對社團活動樂觀其成，他

認為透過跨校的原住民學生交流，不僅可以學習彼此的長處，更能夠拓展自身的視野。

對於社團，汪明輝教授將自己定位為協助者，而非領導的角色。他認為原住民學生要學著做自己的主人，因此對於社團的事務不會過度干涉，充分給予學生自由發揮的空間。汪教授鼓勵社團除了著重在原住民文化相關議題之外，倘若行有餘力，能將所學的專業與部落做結合，帶動部落發展，對部落有所回饋。不過教授也提醒道，身為原住民大學生，更應該深入了解部落的需求，若一廂情願地將都市的價值觀帶入部落中，反而會傷害部落原有的文化。

對原住民學生的期許

最後，對於原住民學生在都市求學的適應問題，汪明輝教授認為，制度和社會觀感是



師大原研社的舞蹈例會。(圖片提供：台灣師範大學原住民研究社)

可以逐漸改變的，但是原住民學生自己要先擁有健全的心態，才能克服任何挑戰。「不要受別人主觀意見的影響。」教授以過來人的身分說道：「別因為身處於平地人的環境，就覺得自己不正常；更不用假裝自己和別人一樣，因為我們的確是不一樣的。」汪明輝教授除了勉勵原住民學子認清並接納自己和別人的差異之外，更期許未來要成為原住民社會中流砥柱的原住民學子們，主動探求自己族群的文化，一同為原住民社會盡一份心力。◆